

## 上鎖的箱子

外婆失蹤了一個禮拜之後，當所有人幾乎都忘了這件事情時，我在那個箱子裡悄悄找到她。

說是那個箱子好像也不正確，應該說是我翻遍了外婆家裡所有堆到天花板的箱子，才終於在最後一個箱子裡找到她，簡直像是幼時的躲貓貓遊戲，我們小孩子最愛找一個箱子裡躲進去，憋住氣聽著外面的腳步聲，咚咚咚，而藏在箱子裡的傢伙往往是第一個被找到的，然後換人當鬼，週而復始，直到每一個玩遊戲的孩子都躲過箱子才算玩得盡興，好像沒藏過箱子就算沒玩過躲貓貓一樣。

而如今，外婆把自己捲曲一個球狀躺在裡面，雙手抱膝像小動物一樣畏縮，眼睛張得大大的望著我，一眨一眨好像發著光。

是了，我們誰都不是躲藏的天才，外婆才是。

外婆的身上總是有一種味道，不知道是什麼東西混合而成的海洋氣味，腥鹹而強烈，從她跨出的每一個步子蔓延開來，每當外婆朝我細碎緩慢的走來時我就開始打噴嚏，打到鼻子都紅了還是無法習慣，這股氣味每當外婆洗完澡後更益發的濃烈，不像是從皮膚裡發出，倒像是從骨頭裡溢出一樣，「因為是從海裏面活回來的！」外婆總拉長了音調，在我問她時微露驕傲般的這麼說，逃難，那個叫做逃難，她一字一句的強調著。

而每當聽見這句話時，我都會想起曾在小學社會課本上看過的那張「台灣人民逃難圖」，書頁反光著昏暗的場景，一群人攜家帶眷涉水而過臉上全是驚恐，走在最前頭無視鏡頭的那個女人臉上是一種咬牙切齒，手上抱著嬰兒高舉過頭，水花在她腳底濺開，藏在褲管下的小腿多麼粗壯。

有很多時候我是如此相信的，相信那個女人其實就是我外婆，她是靠著她兩條粗勇的腿自大陸沿岸跟著蔣介石，一路啪嗒啪嗒這麼跨過黑水溝，於是從海裡呼一口氣爬起來的時候，骨頭早就被海水給泡潮了，腥味像風濕一樣緊緊跟隨著她，怎麼甩都再甩不掉了。

或許是因為逃難的血液在骨子裡不時流竄，外婆一直都像是隨時做好離開的準備，習於把所有家當藏上身，在外套內裡縫進金塊，搞得全身上下沉甸甸的，像拖著一件笨重行李般連路都快要走不動了。

外婆愛藏，當然也需要藏東西的地方，於是總是可以看到外婆不斷把空箱子往家裡塞的身影，她會走好幾公里只為了沿路跟便利商店要紙箱，甚至去翻公園裡的垃圾堆，母親不知為這件事情跟她吵過多少次，但外婆的執著超乎常人，最常用的一招就是緩慢的抬起臉，張大眼睛的說：「啊？」

母親說，外婆從以前就愛藏東西，瞞著外公東藏西藏，她們剛來台灣的時候，眷村裡誰家的日子都不好過，外婆抱著四個孩子坐在地上跟外公哭窮，脾氣不好的外公咻的一下出門就只顧自己肚子去了，四個女兒放聲大哭，外婆轉了轉眼睛，拍拍屁股從地上爬起來，母親一愣一愣的看著她拆掉袖子縫線，像變魔術似

從袖子裡拉出金鍊換錢買食物去了，總是這樣藏著，藏私房錢幫女兒交學費，藏食物好過年，母親口裡說著真可悲，女人或許天生就該有這種藏匿的能力，唯有這樣才能保護些什麼吧，我望著母親緊咬往事的下唇，望著望著也就沉默了。

外公走後，外婆藏東西的天分開始發揮到自己身上，她再也不出門把自己關在家裡哪都不去，任憑母親說破了嘴也不聽，她們都有著同樣倔強的表情，緊咬下唇而皺眉，於是我們也不再去外婆家，「老歡癲！」父親總是這樣偷偷罵著外婆，在母親每一次用力的掛上電話那一刻，吐出這句口頭禪。

我聽不懂父親在罵些什麼，我從聽不懂任何的台語，為什麼聽不懂台語這件事我也搞不太清楚，而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，說台語這件事開始跟台灣人劃上了等號，剛認識的朋友聽聞我不但不會說台語，連聽都聽不懂的時候總會露出驚訝的臉，接著下一個問題必定是：「妳是外省人嗎？」

「我是台灣人啊。」

「妳在台灣出生嗎？」

「不然咧？」

「那為什麼你不會說台語？」

為什麼台灣人就一定要會說台語，這個邏輯我一直都想不通，而外省人不會說台語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事情，於是在不知被問過幾百次同樣的問句之後，我莫名的懷疑起自己的存在了，我不會講台語，但我真的不是外省人啊！但又好像不是台灣人，那我到底是個什麼來著？鬼嗎？

於是我學會變成一隻沉默的鬼，學會在一群熱鬧的台語對話裡微笑聆聽，而妹妹跟我不同，道道地地的台灣血液讓她總是在親戚面前應答如流，我最怕的家族聚會場面也可以輕鬆應付過去，我總在圍著圓桌熱鬧的吃飯場合裡緊挨在妹妹身邊把自己藏著，假裝自己是個安靜或根本不存在的小孩，直到似乎大家再也記不住我的名字了，「那個大的....」開始變成我的代名詞，我才像是忽然驚覺似的，急忙偶爾插上幾句現學來的「ㄉㄨㄨ」、「ㄉㄨㄨ！」之類的入門詞彙（但我老是把「ㄉㄨㄨ」說成「ㄉㄨ」），但也許我把自己藏得太好太嚴實，不管是什麼都已經來不及了。

或許正是因為我太過安靜了，當我悄悄的溜出學校大門，搭上與家相反的公車時，沒有人注意到我已消失，當然也沒有人會知道，我在轉了三次公車之後，忍耐著想吐的腦袋與滿漲的尿意，在太陽高照的天氣裡走了不知多遠的路，彎進忠孝東路的小巷子，把自己藏進外婆家。

「妳是大的，還是小的？」這是外婆見到我時說的第一句話。

「大的。」我望了她一下，不放心的又加上一句：「是阿強的女兒喔！是第兩個女兒裡面大的！還記得嗎？」

我也搞不清楚外婆到底還記不記得，總之她熱烈的接待了我這個孫女，因此我肆無忌憚的翹腳坐上看起來快垮掉的沙發，等待外婆為我端來飲料，屋子裡有著比外婆身上還要濃重的鹹腥味，我小口的呼著氣差點以為我現在是在一艘遠洋的漁船上，船艙裡堆著像山一樣高的小魚屍體。

「小的啊，來。」（唉，連外婆也這樣嗎？）

「外婆，這是什麼？」我看著杯子裡的濃綠液體。

「茶啊。」

「這是茶？」我跳起來打開冰箱，迎面而來的酸臭氣息讓我忍不住倒退幾步，一盤盤不知道是什麼時候的菜飯堆疊著，一個又一個的罐子裡裝著被稱為是茶的東西，我沒勇氣打開，伸手往冰箱裡摸索著。

「外婆，這不是過年時阿姨她們送來的佛跳牆嗎？妳怎麼沒吃？」

「啊就放著...」

「這不是我們很久之前拿來的水蜜桃嗎？都爛掉了！」我看著母親不知何時送來的水果禮盒安然的塞在冰箱底層，我稍微掀開盒子一角又急忙蓋上。

「啊就放著...」

「那這又是什麼？」我從冷凍庫裡挖出一個像是裝著調味料的罐子，濕濕冷冷的，搖一搖好像有細沙在晃動。

「那是妳外公。」外婆的聲音好像蚊子在叫。

「外公？」

「嗯。」

「爲什麼...要把外公放在冰箱裡？」

「啊就放著...」外婆的話全部含在嘴裡嚼爛了，慢慢起身走開來去，影子淡去，聲音越變越小以至於我聽不清話尾了。

白天的時候屋子裡總是安靜的，外婆會坐在搖椅上看著沒有聲音的電視，氣象主播的嘴一張一合看起來真像金魚在吐泡，窗簾低垂的遮著陽光，外婆的屋子裡從不開窗也不開電扇，空氣飄蕩著濃濁的呼吸聲，有時我熱得受不了了想偷偷打開，卻總是被立刻關上連插頭都給拔掉。

「外婆，不開電扇就算了，連窗戶也不開，會腐敗在裡面臭掉啦！」我沒好氣的說。

但說也奇怪的是，我漸漸聞不到外婆身上那股海洋的氣味了，剛開始的時候整個屋子都是那股味道躲也躲不掉，腥鹹得叫我想吐，而現在卻好像不管再怎麼聞，都聞不出來了。

外婆總是說，她被鎖在這個四面都是海的島上哪裡都去不得，久而久之才會骨頭酸痛，尤其是快下雨的時候痛得更厲害，「那是風濕啦。」我忍不住插嘴提醒她，但外婆好像沒聽到似的，我想她跟我一樣也不知道自己是誰，不知道自己爲什麼會待在這座島上，好像怎麼做都不對勁，而很奇怪的是，她說她是迫不得已的才被鎖在這個島上，卻又把自己關在家裡哪都不去，寧可對著那些裝滿舊時衣物首飾的箱子東摸西摸，那些她撿回來的箱子裝滿東西把整個房間填得滿滿，我從不知道外婆居然有那麼多東西可以藏，不管是舊的老的壞的什麼都留著藏著，於是她每天最大的娛樂就是堆箱子，越堆越高直至天花板，我仰頭望著搖搖

欲墜的箱子塔，還真怕一個不小心碰到什麼就全倒了。

我也開始幫著外婆整理那一堆又一堆的雜物箱，外婆有著各式各樣長的方的紙盒紙箱，不管是怎麼樣怪異的東西都有辦法找到合適的箱子裝起來，但記性越來越差的她又總是忘記那些是什麼，於是我拿出一張張的螢光便利貼，在外婆含糊不清的語句底下吃力的寫著，這是舊衣服，這是老首飾，我假裝沒看到那些盒子底下的霉，綠綠的一整片怎麼擦都弄不掉，我一個個的用力幫它們蓋上蓋子，是啊，蓋起來就看不到了，於是寫滿了字的便利貼越來越多，黃黃的貼了一大片密密麻麻，順著那些高高的箱子搖來搖去，倒像極了冥紙一般，在空中輕輕飄盪。

外婆的床上不知為何摸上去是一片潮濕，或許是因為一直都關著窗戶的關係想乾也乾不了，外婆是不在意這事的，而我總是在睡覺之前努力的用吹風機吹乾它，嗡嗡的聲音竟成屋裡唯一的配樂，而房間裡就算開了大燈還是覺得很暗，床單數十年如一日的大紅大綠鴛鴦，只是褪了色。

我躺在外婆旁邊手臂碰著手臂，摩擦出微小的熱度來，我動也不敢動的直直盯著陌生的天花板，不記得什麼時候也曾經這個樣子過，是外公還在的時候嗎，我一邊亂想著一邊悄悄伸出手來握住外婆的手掌，外婆的手是一整隻厚厚的硬繭，溫度透過皮膚上的皺摺摩擦著我，冰冷的慢慢沁出汗來，我忍不住又抓緊被子朝她更靠近了些，聞見她輕輕的呼吸聲，一吸一吐，然後閉上眼睛睡去。

夜裡，我被乒乒砰砰的聲音吵醒，跳起來慌裡慌張的以為是小偷，開了燈卻看到外婆一個人站在廚房，慢慢的走向冰箱打開，拿出外公來輕輕擦拭著，外婆彎著背擦得很慢很專心，冰箱裡的菜滿滿堆疊籠罩一片霧，像有香在焚燒。

於是我安靜的閉上了嘴，整個屋裡只剩下外婆的腳步聲和不斷打開又關上的冰箱門，喀達喀達，喀達喀達...

我消失在學校的一個禮拜之後，母親終於出現在外婆家的門口，臉上寫的已不是怒意而是倦容，母親扔下包裝精美的蛋捲禮盒，無視於外婆一個箭步的向前將蛋捲藏入冰箱內（那個冰箱究竟還能藏多少東西？），她只是先抓著我上下打量，確定我沒有缺手斷腿之後，才捲起袖子戴起口罩，狠狠的把外婆家從裡到外的打掃了一遍。

「妳這個大的，住在這種地方，沒爛掉還真是奇蹟！」母親瞪著我，我則什麼話也不敢說的乖乖幫忙洗地拖地，而外婆，則縮在床一角看著她的女兒和孫女忙碌，以及不時的跳起來阻止母親的動作。

「這個，不能丟。」

「這也是。」

「這個...」外婆跟個小孩子一樣，氣鼓鼓的搶下母親手上的紙箱。

「妳留著這個幹麻。」母親冷冷的丟下不知道是第幾個紙箱，裡面用報紙包著不知什麼東西，被母親撕爛了一角，東倒西歪搖晃著。

「啊就放著...」

「沒用的東西放著幹麻。」

「啊就放著啦！」

「東西放久了，就該丟。」母親望著外婆，她一向是強硬不認輸的，像是從牙縫裡擠出來的聲音，一字一句說得殘忍而清楚。

外婆愣了愣，看著母親又將一個紙箱往外扔，轉身氣咻咻的往冰箱跑去，我望著外婆蹲下身子，深埋在冰箱裡挑挑揀揀的背影，冰箱門對比著外婆的身子顯得很巨大，幾乎可以把外婆整個都藏進去了也綽綽有餘，在一堆臭掉的菜和水果禮盒掩蓋下，我看見那個裝著外公的瓶子，正安穩的飄浮著。

「外婆...」

「大的，妳說啊，妳說。」外婆的聲音悶在冰箱裡面，一句又一句的叨念著：「我怎麼能丟，我怎麼能不藏起來？這不能丟的啊...」

「嗯，我知道。」我幾乎聽不見自己應和的聲音，下意識咬住嘴唇，鹹鹹的，我忽然憶起了那個味道，帶著海水的，腥鹹。

母親叫喚著我，快手快腳的她早就打掃好，俐落的把頭髮綁成一個髻，高高盤在頭上，看起來乾爽而俐落。

「這個...」

母親像隻貓一樣輕輕走過來，揪住我的手往外走，繞過身子還埋在冰箱裡的外婆，伸出手用力把冰箱門關上。

「媽。」母親的聲音清潔而寒冷，像根針一樣輕柔震動：「妳的冰箱沒插電噢，什麼東西放在裡面，都是臭的。」

從那天起，外婆就失蹤了。

她的四個女兒圍在我家客廳團團討論著，我看見母親緊皺而煩躁的眉毛不時跳動，外婆家的電話始終無人接聽，電鈴按爛了也無人應，然後忽然發現她們誰也沒有外婆家的鑰匙，於是除了找來警察之外已無計可施，一陣混亂之後破門而入發現連個屍體也沒有，而屋子裡腥鹹的臭味已經讓所有人都不想再踏進一步了，於是他們開始設想所有離家出走的可能性，揣測著記性不斷衰退的外婆會去了哪裡，畢竟流浪的老人案例真是太多太多了。

而我知道外婆還在。

外婆在每個晚上如夢話般告訴我外公說的話，他是那樣的告訴外婆，不斷的告訴她，要放著，所有的東西都不能丟，即使在那一個彌留時刻也是不斷的重複，把重要的東西藏起來就不會消失不見，外婆點點頭把什麼都記在心裡，於是連外公，也被她藏起來了。

外婆不會離開屋子的，我知道我比任何人都再也清楚不過這件事了，被警察

翻找過的屋子顯得凌亂極了，我打開那據說是沒插電的冰箱，發現裡面什麼都沒了全是空的，外公被藏到哪裡去了？然後框噹一聲，被我拉開的冰箱門竟輕輕一碰就自本體脫落了，那是外婆每晚都不知開開關關幾次的冰箱門，我愣愣的望著露出螺絲和電線的冰箱切面，什麼話也說不出來。

那些所有疊得高高的箱子是被母親弄塌的，東一個西一個像地震過後，於是我伸出手來，去掀開每一個箱子，悄悄找到外婆。

「外婆。」我望著她輕喚，外婆的眼睛睜得老大，一眨一眨好像發著光。

「妳是大的，還是小的？」她看著我吐出微弱的問句。

「大的。」我努力的想移動箱子，裝了外婆的箱子並沒有增加多少重量，我卻怎麼樣也動不了。

「外婆，妳藏在裡面做什麼？」

我望見外婆的雙手緊握，好像抓著什麼東西放在胸口，我輕輕伸出雙手拉緊箱蓋，箱子發出嘎吱聲，彷彿嘆息一樣合上了，溢出最後的聲音：「啊就放著...」，我跟著那句話輕輕念道，而一股再熟悉不過的海水腥鹹味，慢慢的自腳底，一寸一寸爬上身來。